

新 世 界

哈爾濱道外正陽十六道街
自動電話
腰房二四四一
飯店二四四二
旅館二四四三
辦公室二四四四
凡本市官商士庶，
莫不交口稱讚：

宴賓樓的

食堂，實寓精美，靜雅，於堂皇富麗之中，至於供獻顧客的美酒佳餚，尤別具豐饒，而異常適口，其取價之廉及招待之週，更非其他飯店，所可及其項背，諸君如尙懷疑，不妨嘗試一番，管保您說果然名不虛虛。

哈爾濱道裡石頭
道大街西頭路北
電話 二二七二
六二四九

▲新到大宗▼
 ▲男女小孩雨衣協和服▼
 發隆百貨店
 電話 二一三階階五七一
 道裡新 三三零八五
 城大街

首善醫院
診療各科，入院隨時備有各種電氣機器及愛克思光機診斷及治療（並備有携帶式愛克思光線機隨時可到病人家中照像）
院長 陳澤生 啟
總院 南陽長官公署對面三號
分院 院前街
協天分診所 道外正陽街
電話 七六〇五番
電話 二九八六番
電話 二六一九番

▲福德池已開幕了：

馬家溝自福德池歇業後，一班官商仕女們，即感冰浴無從之苦。本主人爲供各界需求，特在昔之福德池後院，起建規模宏大的澡塘一所，名爲福德池。設備精潔雅潔，信稱壯麗。到時，所名爲天然澄清，能去一切皮膚疾病，其功效不減於湯山溫泉之水，如荷光顧，無任歡迎。

地址馬家溝副課街
電話話裡五九〇九番

新昌建築工程賬房啟事
啟者敝賬房包修下水道及各種土木工程凡屬委託敝賬房承修者不但工料堅實價格低廉而官方一切手續均由敝賬房全權代辦無勞委託者分神房產家及有意與工者盡興乎來

道外北六道街二十三號
電話二三五二番

價工烟翠眼晶專電
廉精咀玉鏡石磨機

精華眼鏡莊
正陽八道街路北

佛蔭代書繪圖事務所啓事

業許可圖及許可
其他代書各種事
所址道外各四道街
(即交通銀
對過樓上)

專門產科
輔坤女醫社
助產士

楊秀雪

(道)中國三道街拐
新城大街一四號
(電話)三二七五

幸齋答客問

客或問曰：方今舉世皆閉不幸，予獨以幸名齋，究何幸也？可得聞乎？對曰：吾幸甚多，爲子數之。人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且爲最壽最康強之滿洲國人，是一幸也，吾生也長，兩侍繼母，未能曲盡孝思，反接如已出，又一幸也，性偶愚，遇妻遇淑，乃能兩柔相濟，又一幸也，兒童未嘗督教，皆好學，得一幸也，有功夫讀書，無是非到耳，又一幸也，居城市而過鄉村生活，受新教育，而未忘本來面目，又一幸也。

分外事，身外心，都不甚計議，只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行其心之所安，又一幸也。

人生有至死不得知己者，余獨一人焉，爲受業師之師，一爲萍水相逢之人，又一幸也。

職業社會二十餘年，未嘗遇一難處之人，未嘗遇一難處之事，又一幸也。世界上，一日之間，以刀兵火食，饑寒疾病，死亡凶殺，悲歡離合，由富而貧，由興而衰，紛紜擾亂，而我不知不覺平安度過，且人生有不見日月不遇報報者，吾已備此種種之幸矣，安敢不一思所以保持之遺，得此何曰也，曰勤，曰勤，曰勤，曰退，思則不欺，勤則補拙，謙則下人，退則無爭，客曰：以子之幸，行子之道，宜其幸之來也，方屢來文，用斯名齋，尤矣！當矣！然則即之可幸而從者，皆指目取之乎？余笑曰：亦步予步，從忠勸盡遺之。

本市北新校排演之月星全體出演者及導演者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group of children in costumes, including a boy in a top hat and a girl in a large dress, standing in front of a building.

「健康家庭」，這是我國建元以後所產生的名詞，在以前我們耳聞目擊，只知道什麼富貴家庭，貧賤家庭，什麼舊家庭，新式家庭，什麼大家庭，小家庭，到如今有所謂「健康家庭」，可見我國社會，是在跟着時代前進了，放開

組織新家庭的股鑒

三個不同的家庭

拙

李介眉君之女公子



韋德社所演解運環，鄙人爲法政學校畢業生，後則會舊作也，因學校布景非易，故每幕甚長，因學生不明板眼，故有白無唱，因學生非好詞章，故語多文滯，用以供社會一般人之觀聽，未免程度不合，乃李桂棠諸女伶扮演，竟能誦原文，且唱裝巨公，聽駢體轉詞，至春光滿淺，慈鸞飛入鄰家，夜色迷離，野鶯鶯，飛蓬老樹含句，不禁擊節，可見文字知己，在在有之，特苦不盡知耳，每憶得心餘，竊幸傳奇。

湯若士唱云：豈對天親知己，有弟子紅裙通拜，堪哀，湛江關賦，與信牢裝，不禁感慨係之。

如笑矣鄙人所稱，惟正旦屈如之，強使之作軍閥之妾，以屈忠深之目講理學，竟任其女不能作嫡妻，未免不合，其錯在下筆先，未將全局布好，至繼如田屈如受之時，既不能使屈如芝去資公署，又不能使屈如去，即謂身死，屈如芝爲以續絃，萬不

韋德社所演解運環，鄙人爲法政學校畢業生，後則會舊作也，因學校布景非易，故每幕甚長，因學生不明板眼，故有白無唱，因學生非好詞章，故語多文滯，用以供社會一般人之觀聽，未免程度不合，乃李桂棠諸女伶扮演，竟能誦原文，且唱裝巨公，聽駢體轉詞，至春光滿淺，慈鸞飛入鄰家，夜色迷離，野鶯鶯，飛蓬老樹含句，不禁擊節，可見文字知己，在在有之，特苦不盡知耳，每憶得心餘，竊幸傳奇。

湯若士唱云：豈對天親知己，有弟子紅裙通拜，堪哀，湛江關賦，與信牢裝，不禁感慨係之。

如笑矣鄙人所稱，惟正旦屈如之，強使之作軍閥之妾，以屈忠深之目講理學，竟任其女不能作嫡妻，未免不合，其錯在下筆先，未將全局布好，至繼如田屈如受之時，既不能使屈如芝去資公署，又不能使屈如去，即謂身死，屈如芝爲以續絃，萬不

已故，故便屈曲受其報仇而降志，前與孫悅忱張一桐，同觀不圓滿之故，孫張二君，同云可以如此作去，而誤歟，實也。

根據將心餘之傳者原本外，其餘爲歌場中之所無，如意香閣樓如意珠翠蓋頭巾結津引鳳簫，五徵腔戲，均鄙人所不欲得美婦，反得醜妻，爲詐僞小人，下一鍼砭，自覺尙不欲將心餘比目魚之意，加入女戲子一段，多平事太簡單，故將心餘開也，梨蓋頭兩小私奔，誤入對頭人家，反因而平捕撲角之時，友人或言單補蕪不續絃，未免缺點，故又使鄙人得迷隨之樂。

《龍沙名聞李淑範冬裝攝影（文贈）》

，編者按：幸齋先生此文，春別其婆心，藉客問以勸世耳！讀者幸勿以常文視之。」



數起，本報自添松濟記一欄，投名花，置影者，日必
的小照，篇幅太狹，不日即可刊出，請少安勿躁，老兩
者復

，說明此不可得而

除香租樓

半，都中

後半稿

佈局尚

需家女子

嘿！.....啦呀！



分給。但是健康家庭不但是反健康的家。說沒有健康的男
女，但可以說來一個健康的家。不論童叟長幼男女，各有健康的
常識，實行健康的信條，有着健康的體魄，一人如此，人人
如此，這就可算健康的家庭，這裏介紹我所認識的三個家庭
，舉一反三，讀者當可瞭然。

第一個家庭，是陳垣某世家，向稱特
書門第。世代通慣享榮耀的生活，可是
子然不替祖宗爭氣了，先說這位家長
，年紀不過四十餘歲，生就一副白而書
生的相貌，不做正當事業，沉緬於酒色
之中，自然是未老先衰的結果，他夫人雖受
相當教育，因為多產的結果，也瘦削得
很，象之通慣安逸的日子，貪吃懶做，
家裏說不上清淨儉樸的生活，四五個先
天不足的孩子，穿得一身污穢的衣服，看
來就有些那個，他們一家人幸而有常年
醫藥顧問，藥飯兼顧，是惟一的良伴。一
人醫藥所費，要佔家用的四分之一，假想
這些錢化不值得，不值得，可是夫妻倆頭
腦開通的話，自也有法可想，可惜只迷
信命運風水之說，至於衛生，體育等字
，簡直不在眼裏，那邊有什麼話說！

【未完】

畫談壺拙

唐貞以緒情餘緒成秘密圖一十二幅，纖細工緻，情景並妙。予曾見之，某君係紹水，用筆絳紅，每幅一話，有女一男者三事，尤其匠心。張游游曰：所謂「心去無入，情來不防」。袖手紅裙，交契聚散，兩待於心，臂支頭，拍胸自癢，摩挲一嘯一咳，一動一傷心，一著意無他謬焉。惜乎以畫品之不尚，而不能印以閱世也。何君伯雅，為李君伯符有翰十大幅真像，一事一畫以松怪石成境，點綴雅潔，十二動止應作，為態不一及龍蛇，靈奕如生。妙品也。圖中石骨瘦幹，嵒窟如蟠，大松數株，點綴以他樹，森森淅淅，為境至幽；便道無一草，亦不許一點綴於上。一羅漢展卷，童子戲掃，白衣無痕，並青石雲；並斜坐一羅漢，捲卷于膝，熊黑閑靜，眉目多笑，悠然忘世。一羅漢展卷，飽看，目現如笑，神若眉目。一羅漢凝天上，時隱未視；旁一羅漢，鬚髮如虬，合十胸前，身側一小塔，若有光堂出其中者。一羅漢攢足跏坐，石後有松，大枝拂其頭，下垂如雲，針針纖細，直上平地。坡上一羅漢，袒胸露手，目注于松下之坐者。松後現一羅漢，露齒而眉，冠巾中有鬚，蓋石後坐也。相距現一手，一羅漢伏石圓坐，背頭後望，手木魚，敲若有聲。偕坐一羅漢，不具面目，背影甚佳，捧如意若蛇背。而前生石一羅漢，背頭大松兩株，拔地而起，勁草如蛇脊，屈曲相距，意色醞怒；驚起鉞鉞，怒張如戟。松下一羅漢，虎踞根下，身側一多髻髻；毛細；身左側，勢傾于地，虎臥左側，頭承其肘，火睛赫赫，而雄威內斂，馴如家犬。境界以石，石上一羅漢，危坐如狎小猿，人服小衣。黃鶴入醉。石陷入洞，松枝覆之，洞口一跨龍羅漢，赤背龍羅漢，披龍角，雲氣飄然於其下，若甫自雲落者。對坐一羅漢，盤膝石上，抱環翠手，翫然閑口似欲說彼者何來也？一松枝拂頭而過，環環在手，若入於枝間。身後三羅漢，一松卷于石，袖石而觀，海目河口，厥狀極樸。一白髮羅漢旁



鄉下姑娘，是現代青年最反對的一個名詞。在我看來，並不覺得怎樣的討厭，這總算是；「好人所惡」。可是我總不敢下「惡人之所好」的時髦女子……因爲是：「損母之性，當必違夫身。」

吾少孤：賴母親教養以至於成人，長而受室，遵慈命娶一鄉下姑娘，她生在一個舊禮教的家庭，在家庭中也念了列女傳，女子四書，時髦女子所不屑觀的書。于歸後：頗能執婦道，而博母親歡，當然此處所言之婦道，是：「道其所道」而非時髦女子所謂盜亦有道也」。對於我們更爲必敬必戒，勿違夫子的兩句教所束縛，循規蹈矩，如小學方，我見她這樣的乖順，常拿現在夫婦間，不可過於拘泥的話去解放她，想舊方法的去辦除種種重男輕女無謂的形式，我還是受寵若驚，很以爲得了一個性情和藹的丈夫，並且常拿起書來，要求我與她講東講西，各歸坐臥，談文說詩，好像我一個女門生。就這樣上牀夫婦，下牀大責，夫唱婦隨，兩心歸屬，度過這幽閒甜蜜的生活，十餘年來，湍如一日。我嘗說重男輕女的舊禮教，未嘗不可以改造一下，可是：不可太過火，以致過猶不及，現在改造的方法，不是失之於不及，乃是失之於太過，孟子曰：「食色性也」。男子對異性，總包藏著不可測度的野心，或者這個心直至於毒蛇狂猛，截起殺而具來，口頭上只說慈愛是神聖的；欺人欺己，狡詐百端，而爲情書；而戀愛；而密約；而同居；情影雙雙，溜冰跳舞，情話囁囁，促膝談心；遊必同車；行則交臂；人非草木，誰能無情！」

「未完」

此畫淮南葛乾初君贈予者，按冬心字壽門，名農，饒塘人，別號冬心，居揚州，爲八怪之一。除詩字之外，畫梅與松不

「濟川贈刊」

甚多，如司農、稽留山民、福卽其得意之作也。

句君子吧。

好，此後仍由他兼職，想亦不致再拖上期的一稿滿堂一紙空回。君子也。

▲爲追求司馬長卿不得不鄭重聲明

「拙」

苗竹樓先生近作

寄盧聯誼，本是山居不仕，老友C君，搜集古今名人聯話，來藉我的忙，足爲鄉地有聲。金石之作，本意上期望，我祇覺臉上擦粉，在那筆名地點，冷不防的，第一給按個拙字，這種不取

人熱心的幫忙，既不容我欺心最壞，第二論年計歲，亦太不合範口，按我的芳華，今年不過滿結年長：……但以寄南聯誼，「民國三年，某君病故，薄泉巧也作禮聯云：『……』』的語氣及筆法來估量。這位作者。現在至少也有七、八十歲的年紀了，在常人固無關乎重輕，獨于我這文弱新癮，正在追求司馬長卿的時代，倘使天下人都疑我爲頭老癯癯的老太婆，誰肯青獎風采，來挑逗我，所謂惹事體大，可不鄭重聲明。

前期因與旭昌老板，開了幾句衝突，賭氣就赴別家製版，出報來，但不幾時我自認得意條作漫畫，弄的裏面一境，辨出報來，即那幾位密斯照片，亦全失去虛虛山真面目，真是分抱歉，現在我因爲藝術的需要，不得不與旭昌老板重修舊好，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相者看我這聲明，一稿滿堂一紙空回。



又有人說，蘇季子的是我們祖師的叛徒。

其實窮鬼這東西，的確確是樂人之危，落井下石，欺土藏，怕光耀，唯一勢利小人，不用說窮人，就以太公望和伯夷、叔齊三人來說，當時都是名重一時的天下大老，但是太公望，在那涿瀋垂釣的時候，窮鬼也是一個勁的和他糾纏不休，及至文王夢熊出獵，迎爲武王之師，窮鬼見他一旦就能白字，垂黃鉞，居然拿生殺予奪之權，實在得罪不起，也沒用什麼逐窮賊，送義文，簡直就悄然自退，遂竄大荒，

【未完】

北京名畫家于非 厂君之傑製